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通卷二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通

孟子

元　胡炳文　撰

朱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文集孔叢子雖偽書然與趙岐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之○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

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而集註兩存其説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藴奥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中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通曰孔子世家終曰子思作中庸孟子列傳始曰受業子思之門便見聖賢相傳之統如此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

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覺軒蔡氏曰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三年書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書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朱子不從史記本傳也○輔氏曰詳考朱子之說則當以史記古史為正伐燕實湣王時事恐是後傳寫誤以湣作宣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輔氏曰此是太史公所見略與韓子

論其所傳相似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鄧州人○文集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於滕文公首章注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注曰記者之誤如何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荀子名況楚蘭陵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者何事○文集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其傳耳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文集韓子謂荀揚大醇小疵非是就

他論性處說只是泛說其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耳韓子只說那一邊亦自湊着這一邊○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没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顔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曽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文集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

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唯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内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頼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輔氏曰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言也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圭角見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

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通曰夫子曰繼善成性而孟子直曰性善夫子曰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而孟子特曰養氣其有功於聖門如此○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輔氏曰時固不可不識記言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識時者也與程子所論顏孟之意同若不識時則以數

聖賢之道為不同矣孟子謂孔子為聖之時又論禹稷顏回曽子子思同道且曰易地則皆然孟子可謂識時矣則其以道自任者宜也○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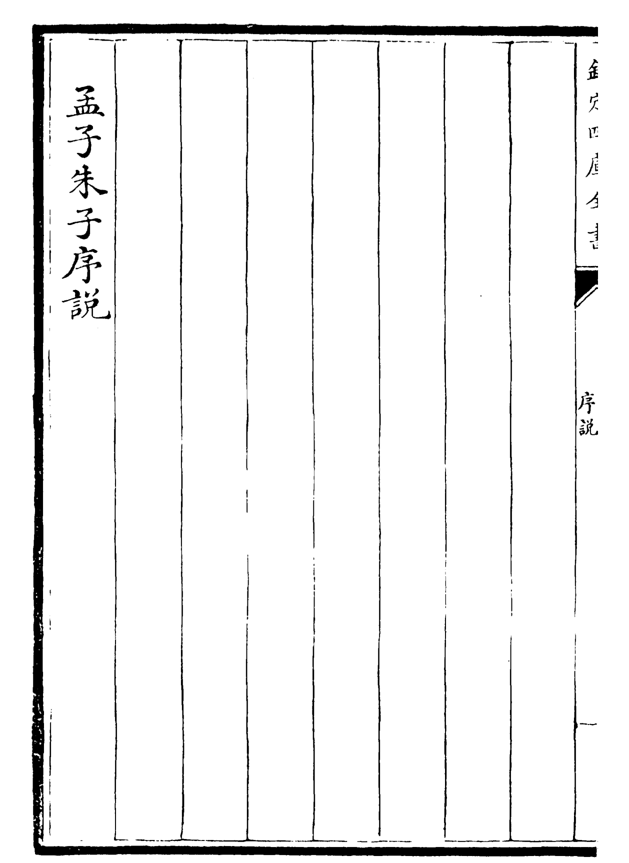
覺軒蔡氏曰聞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

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然在學者分上則不必論此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藴矣玉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温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其理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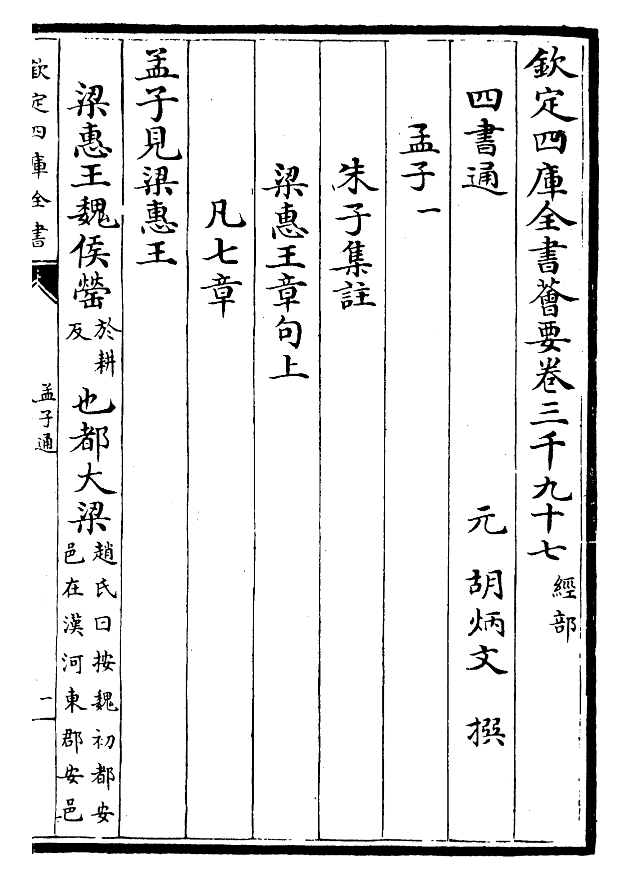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

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或問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倒置何耶曰此語亦非無理但文意不全如有病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眞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

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永叔名修廬陵人○輔氏曰此說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眞可以繼孟子之傳矣



孟子朱子序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十七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一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或問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永嘉陳氏曰或謂孟子見梁惠王又見襄王公孫丑乃發不見諸侯之問何也曰按孟子嘗言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必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耳○熊氏曰此孟子出處第一義○通曰孟子嘗云往見非義令首書一見字集註特述史記惠王卑禮厚幣之事意謂孟子之見所以答惠王之聘使惠王不聘孟子孟子未必見惠王使湯不聘伊尹伊尹未必就湯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眞氏曰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為問蓋自春秋至於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通曰富國彊兵四字出漢史商鞅以此說秦而秦國以彊集註以利為富國彊兵之類者意謂梁惠王見孟子之來疑其亦以商鞅之利秦者利梁也然其大病不徒在利字而在吾字大抵利物之利不可無利已之利不可有利於已必害於人此孟子所以深絶之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語録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事之宜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

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眞得孔孟之要旨○通曰集註釋仁字兼心性情而言釋義字獨指心而言宜在事制事在心大抵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故集註先體而後用論語所謂孝悌行仁之本是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用而後體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與倣同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

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莆田黃氏淵曰王與大夫庶人曰何以利固俱不可士為仁義之宗主所學者何亦胥曰利可不可也〇趙氏曰古者方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通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十二頭兵車一乘故周禮甸讀為乘天子畿內地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國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周禮所謂都鄙也雖上公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家諸侯之國則畿外五等之封也大國亦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諸侯之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〇熊氏曰時諸侯僭天子地方千里故亦稱萬乘之國大夫僭諸侯采地逾

制故亦稱千乘之家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狥利則橫流而無節故雖弒其君而盡奪之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〇通曰集註求利之害四字極有深意蓋利不可求上而為王惟求以利吾之國下而大夫惟求以利吾之家又下而士庶人惟求以利吾之身利字與害字相對吾與人對利於吾必害於人利不可求而害已隨之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通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四字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仁義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上之人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眉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如字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辯也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已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已長人短人少已多偏詖反側惟已是狗故曰人欲之私也○通曰集註一我字正是說上文三吾字忘我則忘物不分物我利心何由而生有我則有物物我相形利心由是而起子朱子深有取於

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狥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字之中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

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纂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或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

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德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巳則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通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之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巳之利也程子以爲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謹

夫學者心術之初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内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辭氣不迫而理則完矣○饒氏曰賢者亦樂此不是矜誇他心裏亦説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便説惟是賢者樂此出乎梁王之意外○通曰

賢者本無在外之樂然使孟子直以是而斥之非善尊其君者矣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音鐸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語録靈臺國之有臺所以

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忽而成如神之所為也營謀為也攻治平聲從後奚暇治禮義哉下音義凡倣此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

說箇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之時日害喪為同樂事實○通曰詩所謂庶民子來民深樂文王之仁也麀鹿攸伏物亦深樂文王之仁也書所謂民欲與之偕亡民深怨夏桀之不仁也文王之時人物如在春風和氣中皆樂文王之樂而文王亦得以有其樂桀之時一皆反是矣朱子嘗云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之法如前章與此皆揭兩句為一章之大指然後一正一反結之前章據事實先反而後正後章引詩書先正而後反皆文法也後不畫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内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饒氏曰他所以要民多者蓋富國自民而出古者一民便是一丁實欲富國而强兵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

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與恤同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輔氏曰周禮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洿窊烏瓜反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余六反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

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反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輔氏曰為治之初法制所以未備者一則民生渟厖未用多為之防二則天下之事要非一聖人之所能盡也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鼈材木之類撙節愛養之事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通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永嘉陳氏以無禁為王道之始厲禁為王道之成殊不知集註於此政以厲禁為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

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敕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

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

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

肉何也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庠序皆學名也申重平聲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

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去聲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通曰上文言王道之始集註於此因言王道之成其始也撙節愛養夫天地自然之利不至於傷物之生而已其成也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天地間之民無不得全其所以生者矣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

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

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通曰古人行王道步步是實孟子論王道句句是實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永嘉陳氏曰此是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爲周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爲周武王孟子是也○

通曰義與命不是兩般義之在人者即命之在天者天下之人義之以為主是即天命之以為天下主天命固不在人心外也不有夫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

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懐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疊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通曰集註以為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則此章亦當連上章看上章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此則曰使民飢而死兩使字正自相反嗚呼為民父母者民之所賴以生者也古者使之有以養其生今則使其飢而死父母之於子又何忍使之至於如是哉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去聲下同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輔氏曰梁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洒之比正如匹夫賤

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耳豈有君人者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王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歛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平聲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

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語錄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通曰愚按語錄最見得秦有意於天下所以有意於魏孟子見梁惠之意安知其不以此時魏猶可與有為而秦猶可以制耶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音淨穽同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

子之本意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輔氏曰注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亦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為耳忿懥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裔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闊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豈我誣哉○通曰在於報怨者是以我之敗辱為恥也在於救民者是以民之陷

溺為憂也憂民陷溺而往救之是之謂王者之征是之謂天吏之伐惜乎惠王不足以知此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没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

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

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髙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通曰天下大勢必合于一然後定唐虞萬國皆合而歸于一至周則一千八百國猶合而歸于一也春秋之國十二戰國七則各自為主而不一矣秦雖力足以一之然方其合一之時寛仁大度之漢主已生於沛秦葢為

漢而一之也後之欲嗜殺人者可不以為戒哉天地生生之心人皆得之以為心彼嗜殺人者亦獨何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壁彊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是為宣王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巳通用無巳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范氏曰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所不取也○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荅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巳則王乎○通曰夫子罕言利而孟子直以為何必曰利夫子猶稱管仲之功而孟子直以為不足道是皆㧞本塞源之論蓋其見二君之初欲先正其心術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齊臣也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

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音廓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通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通曰愚按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

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通曰愚見我非愛其財當句絕蓋百姓以王為愛而王則曰我本非愛其財也然而易之以羊是以小易大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若以我非愛其財連下句讀則宜乎二字說不去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通曰未見羊則此理未形

先儒謂未字最有味蓋使齊王見羊如見牛則其不忍於羊者亦如不忍於牛矣但未見羊則此理未形故此心未發爾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通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通曰所謂此心合於王者即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於其本心畧得察識故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俞計反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令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

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饒氏曰集註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上面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仁術心路也由此心路子推將去○通曰集註所以提起天地之性言者以惻隱情也自性上發出來故於人切而於物緩人之性最貴故也推廣仁術自情上推出去故仁民易而愛物難者物無情故也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者之為去聲長上聲折

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音亦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凡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

及難令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饒氏曰因他愛牛之心說到這裏欲他因愛物之心反而至於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至於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之而至於愛物運諸掌與示諸掌運屬行示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齊宣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通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

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錘直垂反度丈尺也度之謂稱平聲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

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語錄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事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〇通曰此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輕重長短之則本心中自有之在於自度而已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通曰此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之所以不行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涖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説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

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通曰此是使民皆得以復

其本心即是王能充其本心也

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産而無常心者也通曰此是使民遂失其本心即是王不能充其本心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産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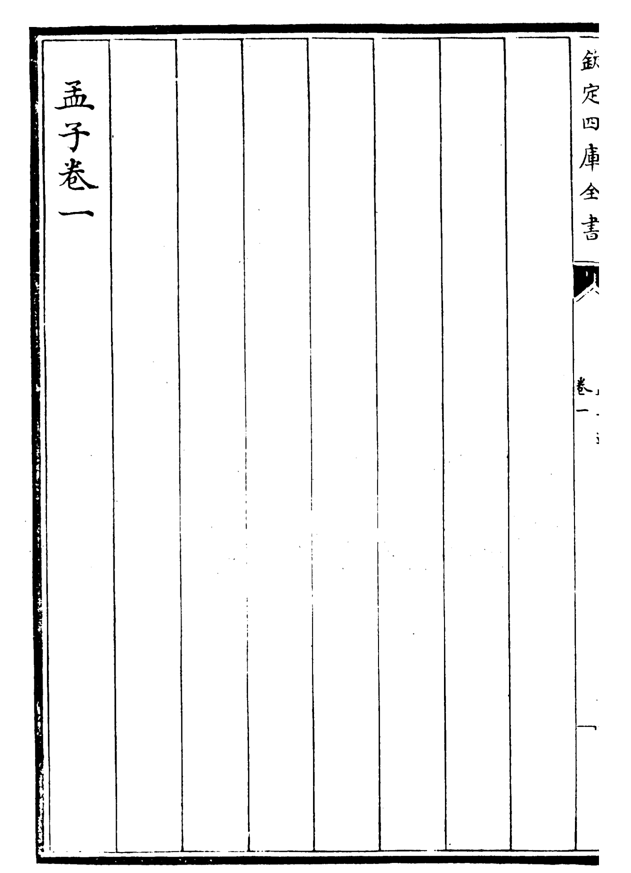
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趙氏名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通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

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于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九十八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孟子二

朱子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内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為旌王者斿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

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咸咸池黃帝樂英五英帝嚳樂韶舜樂濩湯樂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通曰此論樂也而范氏曰以禮樂治天下蓋謂徒樂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孔子之用韶舞放鄭聲亦必先之以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故周子之論樂曰先王制禮法修教化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亦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楊氏之言曰樂以和為主然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程子亦曰無序則不和然則論樂必先論禮尚矣孟子以其言非好先王之樂姑以樂告之究其本必好先王之禮然後能好先王之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輔氏曰太宰九職以園囿毓草木藪牧養蕃鳥獸今乃以囿為蕃育鳥獸之所何也觀此章所言及文王靈囿所有與衛獻公之射鴻于囿春秋之書築鹿囿則可知矣況說文又有養獸曰囿之訓乎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音鐸閒音閑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平聲○輔氏曰文王由方百里起不應有七十里之囿故疑其在三分天下有

其二之後傳謂古書

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饒氏曰孟子尋常答問不甚着相如此章只曰於傳有之何曾着相說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

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輔氏曰寬洪者仁之量惻怛者仁之意○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不能敵大○通曰集註方說仁智二字未說到樂天畏天處然曰仁人之心寬洪惻怛便見仁人之心即天之心曰明義理識時勢便見理勢之當然者即天也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

者之智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敷又反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則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通曰字之之心自不

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趙氏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至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如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書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

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之等反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

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概要分别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通曰夫子嘗以仁智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看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通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也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

辯夸傳録之誤明矣葢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

下不安分去聲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眞氏曰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謂與民同樂因民

之憂而不敢恣己之樂是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君者不以己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己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胡各反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

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見定公四年糧謂糗去九反糒音備又步拜反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去聲也言民不勝其勞

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令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輔氏曰舊說以亡為喪亡然此四㢢相等不應樂酒之㢢獨極言其喪國且下文但言荒亡之行耳亦未可便以為喪亡之亡也故集註創為此說當矣○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從獸無厭便是廢時樂酒無厭便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行去聲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㢢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曰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史記樂書曰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

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通曰集註論先王之法則謂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論今時之病則謂廢時失事皆自無非事者一句說來大抵民之事皆人主身上事未有無事而空行者至若古人君臣相說之樂獨曰徵招角招者角為民徵為事雖和樂中亦未嘗忘民事也惜乎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音潮諸侯之

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或問說者謂明堂齊王僭禮之所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太山太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山之南有周

原蓋周之舊國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

之稅也澤謂瀦（與豬同）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去聲下同）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市是兩事關是路道橋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平聲餱糧也戢安集

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

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

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語錄孟子荅梁惠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引導之何也蓋此處亦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輔氏曰法似疏而密事似易而難蓋不直禁其好勇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之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説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通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

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無非人欲孟子之言則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也饒氏曰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荅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志○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在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通曰憚於

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

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説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疎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因國人之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説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疎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疎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通曰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

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

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恱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上聲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

通曰進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故集註末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彛倫故謂之殘語錄傷敗彛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墻底便是絶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

賓賊義便是賊那仁底分而言之則如此又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饒氏曰賊是賊殺譬如一根株木賊義則傷他枝葉賊仁是傷他根本如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賊仁賊義則又輕得些○熊氏曰賊仁便是殺人罪過賊義則似手足上有傷

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為篡弒之罪也勉建安人○通曰集註末引王氏之說蓋謂無孟子之說無以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王氏之說未甞不自孟子中來也

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狥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

而不遇蓋以此耳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段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通曰人君當以國家為重賢者當以所學自重君不以國為重自失其國賢者不以所學自重自失其學故庸君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而賢者決不肯自舍其學以從君之所好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輔氏曰伐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事後世傳寫之誤也○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區區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去聲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為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輔氏曰文武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即失之矣然其命之絶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為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似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音現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執縛符約反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

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悦之而齊可以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

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狥之哉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通曰前章之首曰齊人伐燕勝之此則曰齊人伐燕取之之勝之猶可也取之則非矣勝之而問曰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齊王之辭驕取之而問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齊王之辭懼矣孟子惟以湯武之事告之者以其昨之勝今之取皆非湯武之師也范氏曰

孟子謫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蓋堯舜之心純乎天理者也湯武之師行天討為天吏齊王之取燕民心果悅而天意果順否乎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 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去聲）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通曰穆公歸罪於民是責子弟之不能衛父兄手足之不能捍頭目也殊不知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者其常也子弟之衛手足之捍則於其時之變者見之穆公不能責已之失其常者而責民之不能應其變者有是理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

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亦作徼幸而苟免饒氏曰緊要在效死而弗去○通曰不守義不能效

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弗去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逼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

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集註通曰須通前章看兩處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夫理之所當為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彊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令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見曲禮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見公羊傳襄公六年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葢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上聲之一可也語録問集註云遷國圖存者權也效死勿去者義也義當改作經字曰思之誠是葢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着用經字○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雖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爲經則

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法耳○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

道也語録孟子對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昔湯文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覰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

祭禮何氏曰此嬖人告魯平公而曰或告寡人者蓋人君所行之非惟法家拂士能止之今臧倉特一嬖人耳故平公不欲顯其名獲護而言之也○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又曰士是命士元士上士是命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者同祿庶人在官如府史胥吏之屬皆有祿以養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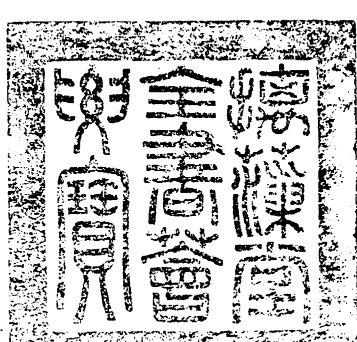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已言天既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

一説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耶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亦是與常人説話又低得一等○通曰公伯寮愬子路臧倉毀孟子子路孟子之不幸歟抑亦魯之不幸歟君子於是乎可歸之天矣

孟子卷二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牛繼祖